

老戏新枝品韵长

吕幼安

元旦看了两场戏,1号的楚剧旦角演唱会,2号的传统楚剧《双玉蝉》。

看楚剧应该是一种怀念,我奶奶是20世纪60年代初楚剧男旦关啸彬的忠实粉丝,当时在汉口人民剧院,关啸彬连演了几出戏,《芥麦馍赶寿》《三世仇》《双玉蝉》等,轰动一时。我搀扶奶奶看戏,她坐前排甲座,我坐后排丙座,那是一段对楚剧启蒙认知的岁月,小生小旦小丑挑大梁的楚剧,以淳朴的乡音吟唱人间的悲欢离合。尤其是关啸彬引领楚剧的时代,将楚剧推向黄金鼎盛期。剧作家沈虹光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大收煞》,以非虚构小说的方式详尽叙述了一位名伶男旦的艺术人生,悲凉人生,感人肺腑,令人嗟叹。从小说中我读出了关啸彬的影子。

15年前,我也曾创作过一部中篇小说《天桥》,载于《中国作家》2010年5期。作品中的男主角叫何少东,从小随母亲看楚剧,被楚剧婉转呀呀的唱腔陶醉得如痴如梦,少年时代开始学唱楚剧小生,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玩票唱到楚剧濒临萧条的21世纪,最终迷失在楚剧里。我在创作谈《站在天桥看风景》里咏叹这个楚剧戏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天生丽质,嗓音纯净如泉,清雅透亮,没有一丝杂质,考取了楚剧学院学员班,兴致勃勃以为可以圆梦楚剧,却遭遇特殊年代,这个俊俏的楚剧票友,带着对楚剧挚爱如痴的癫狂,最终消失了,死活难辨,我用辐射似的大收煞,隐喻和咏叹他的楚剧人生:不管他是死是活,不管阴间阳间,戏总是要人唱的!

今看《双玉蝉》,是楚剧骨子老戏,关啸彬当年把这出悲剧演绎得登峰造极,武汉楚剧院年轻的艺术家用,本着对经典剧目继承、创新和发展的态度,打磨再三,提升出新版本,剧情调整,人物形象设计突出了与时俱进的质感,如删除了落水救人的前因,调整了大收煞的后果,即曹芳儿面对少夫沈梦霞的爱情新欢,虽心力交瘁,却深明大义,用四个祝愿的咏叹调,恭贺一双天造地设的新人,将悬崖自尽的悲剧尾声,改为积劳成疾吐血,倒在弟弟即少夫沈梦霞怀里,溘然逝去。这种调整修改,看似削弱了控诉封建礼教的主题,实则升华了曹芳儿女性形象动人的美质,曹芳儿从反抗到服从,心理呈现一美三折,丰厚感人,令人泪洒涟涟!

对经典传统骨子老戏的继承发展,新版《双玉蝉》值得点赞,记得大学时教授讲悲剧,列举外国戏剧家曾说,中国只有一个悲剧《赵氏孤儿》,他们改名为《中国孤儿》倾情上演。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未发现楚剧《双玉蝉》。鲁迅先生曾诠释悲剧:将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悲剧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名剧甚少,需要艺术家共谋。

新版《双玉蝉》还给了我们一种启示,传承经典必须创新,市楚剧院的艺术家,坚守楚剧阵地,除了定期演出前辈艺术家传承下来的一批经典剧目,连续不断创作出新的剧目:如根据本埠作家的小说改编的《养命的儿子》《你是一条河》等,都获得成功,近年来新创作的《万里茶道》《汉口茶港》等也掀起观看热潮,但相比起经典传统剧目,新创剧目似乎远未达到经典的标杆,原因众多,20世纪戏曲的繁荣兴盛时期,人们的文化生活除了看戏就看电影,戏院和影院构成了人民消费和享受文艺两大场所。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文化形式层出不穷涌现,使得戏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挽救古老的戏曲艺术成为一项任务,央视空中剧院也应运而生,每周六现场直播包括国粹京剧和地方戏曲剧目经典,唯独没有我们的楚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当然地方戏曲作为地域文化名片,作用于地方,楚剧要想保存,必须通过新剧目,而新剧目的创作非一朝一夕。10年前,当时市楚剧院院长宋涛看了我的长篇小说《如花似玉》,特邀请我写一出楚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看戏多,却从未动手写过戏,依据我对戏曲的理解,花了几个月时间创作了一出楚剧《天雪山》,每写完一场戏,就电邮发给宋院长审阅,剧本完成后,我自己打了60分,宋院长请一位本地戏曲权威审阅,这位戏曲家肯定了那句,然后委婉地给了不及格分。我第一次戏曲创作的热情也被一瓢凉水浇灭了。《天雪山》至今还睡在电脑里无人问津。我不懊悔,那段时间,每逢周五周六我就去楚乐戏院看楚剧,在欣赏经典中琢磨戏曲因素,不是想再度试笔写剧本,而是体会到一种献身戏曲创作的艰辛,一部戏磨合几年,所以戏曲创作佳作甚少,创作出来的戏边演边修改。新版楚剧《双玉蝉》显然也是如此这般不断完善的老戏新枝。

最后点赞曹芳儿的扮演者,应该是青年演员,人物把握分寸感强,唱功不菲,扮相不错,尤其收尾梳理情绪后咏叹四祝愿,表演拿捏得好,引发观众热情的鼓励。为楚剧新秀再点赞!

看楚剧,寄乡情,听楚剧,品乡音,乡情乡音难分解,唯有楚剧悦心情!

(作者系武汉作家,江汉大学人文学院退休教授)

1999年,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的小说《日蚀》获得芥川龙之介奖,学者中西进认为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独特——明明早就可以到达视线范围内的目的地了,却还让读者不停绕远路。学者大家英志认为,中西进对这种写法感到吃惊,但其实读者“很容易进入”,因为读者掌握了“这类慢吞吞”的“既视感”,而这个“既视感”的原型正是“游戏”。他说:“尽管已大致了解了探索对象,但是在主角到达目的地之前,还是要绕各种各样的远路,不断遭遇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在进入村庄之后,又必须走遍村庄的每个角落,因此,好不容易以为可与目标物碰面了,但在此之前仍要忍受森林与洞穴的折磨。”中西进则将此表述形容为“延迟”的想象力。但我以为它的原型不就是电子游戏一样的东西吗?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为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娱乐方式,电子游戏已经开始影响文学,并改变了文学的固有写法,如果从传统文学评价标准去理解这种游戏化的文学,可能难以准确把握它的实质。随着游戏对日常生活与文学活动的深层渗透,游生代文学正在兴起,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以前常有网生代(在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Z世代(一般指1995—2009年出生的年轻一代)的说法,但他们其实已经渐渐步入中年,而现在新的文学群体、文学现象难以用网生代、Z世代这么笼统地概括,结合当下的文学情况,可以发现从小受游戏影响长大的人所创作或喜爱的文学作品集——游生代文学经过不断发展,渐渐成为一种重要趋势。虽然以代际划分可能有简单化之嫌,不同代际有重复交叉与模糊地带,不过确也有一些整体趋向的不同。在互联网兴起过程中,曾有网络移民与网络土著民(网生代)的说法,网络移民是指在早期接触网络但未完全被网络塑造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性仍带有前网络时代痕迹,就像网络世界的“移民”;网络土著民就是在网络环境下从小长大完全适应网络的人,也就是前面说的网生代,类似网络世界的“土著”。

就游戏与人的关系来看,也有类似的区分。电子游戏早就有了,但对很多中年人来说,电子游戏是他们在电子媒介,特别是网络兴起之后才开始接触的。而更年轻的人群,则是从小就开始玩游戏,尤其在手游兴起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所谓游生代是指从小就生活在游戏环境并深谙游戏文化的人群。而且游生代也对网络媒介、网络文化的参与、使用与操控更为得心应手,比如他们尤其擅长玩梗,这其实也是一种游戏化的表现。

读文字长大的一代人、看动漫长大的一代人,与玩游戏长大的一代人在文学理解、创作源泉、审美趣味上存在较大差异。比如有学者曾针对这种情况分别提出传统现实主义、动漫现实主义与游戏现实主义。

对游生代来说,他们既熟悉具体的电子游戏,又习惯于日常的网络娱乐行为。对他们而言,游戏不能看成日常消遣,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理解世界的窗口,还影响着他们娱乐、交朋友、学习和表达自己的方式。这样一来,必然让文学产生相应变化,于是出现了游生代文学。所谓游生代文学,即文学作品迎合游生代心理对作品的那种期待和喜好,作品中融入很多游戏因素,读者读这些文学作品的时候,就

1月5日,手机里突然蹦出晓苏老师去世的消息,我蒙了,心好痛。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小寒”。真没想到他走得这么早、这么急,完全不顾家人和那么多文学人对他的热爱与牵挂,计划多年的油菜坡的长篇还没有动手,他是怎样的不舍啊!

这些天来,我一直在手机上翻看怀念晓苏老师的一篇文章,眼睛一次次湿润。我翻看自己的日记、笔记,与晓苏老师的微信,过去发的朋友圈等,一条一条,仿佛就在昨天。

晓苏老师的大名早就知道,只是无缘相见。远安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篇晓苏老师的小说《两次来客》,很有意思。主人公第一次听说客人要来,喜出望外,充满期待,盼来的却是自尊心严重受挫。第二次来客,接受了教训,本不想见,送来的却是温暖。简单的故事,强烈的对比,平静地叙述,通俗的语言,很亲切,又让人思考。

人与人相识相近是有缘分的。2018年7月,我到省作协工作,终于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晓苏老师。中等身材,胖胖的,一副深色边框眼镜,温和、亲切,言语不多。可能是同样来自大山里的缘故,他是鄂西,我是皖西,虽相距千里,但山里人的秉性容易趋近。他是耀眼的“文曲星”,蜚声文坛的作家、博导、教授,我只是一名为作家、教授服务的工作人员,以“追星”目光仰望他,但他的目光里并没有俯视,没有居高临下,他没有一点架子,平和,平易,视我为值得信任的朋友,我感觉很亲切,我们日渐走近。我一直喊他“晓苏老师”,喊老师是我发自内心的敬重。

我喜欢读他的作品。如《两个人的会场》《吃苦桃子的人》《花被窝》等,一件件作品都那么温暖,对油菜坡那些普通民众内心冷硬的体贴与同情,没有用道德、法律的目光去审视,更多的是理解与关怀,这是一种佛性的悲悯,良善之人的关爱。温暖、有趣、又蕴含着幽深的现实与哲理思考,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大家都爱读,读者喜欢,这就是好小说吧。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少看文学作品了。许多作品没有那种贴心贴肉的感觉了,少了鱼腥味、泥土味、烟火气,高深莫测的哲

当文学『邂逅』游戏

黎杨全



由游戏改编成电影的待命令剧照。

像在玩游戏一样,特别有玩乐的感觉。具体来说,有下面这些表现。

以前游戏和文学不太搭边,现在游戏慢慢成了文学活动里很自然的一部分。流行文学早就受到游戏的渗透,比如中国网络文学不仅早就出现专门写玩游戏的网游小说,以及直接借鉴游戏经验的各种系统文、随身文,还有受游戏存档经验影响而普遍化了的穿越、重生写法。不过总体来说,以前游戏元素在作品里很明显,现在游戏元素都融入作品的各个环节中,变得普遍化而习焉不察。

游戏元素在以前是工具与手段,而现在对部分作品来说游戏元素成了主角。以前是在故事中借用游戏手法,现在则是在游戏框架中讲故事。我们从当下比较火的小说《十日终焉》《诸神恶戏》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点。游戏之所以有它独特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这些小说借用游戏元素并非像以前那样是为了局部的欲望叙事,而是试图在整体上融入哲学与人生的思考。

读者的阅读体验具有多重性,在获得故事快感的同时,也会沉浸于游戏的快感。这既表现为作品内容既有情节的吸引、人物的魅力,也有完成升级任务、获取收益的快乐——在此情况下,阅读文学就如同游戏的云玩;既表现为故事内的沉浸,也有故事外部的玩梗、配音、生成AI图片、二创的乐趣;既有沉迷的深度注意力,也有在不同链接之间自由转换的超注意力。比如,网络文学被称为“爽文”,“爽”是核心,爽既有来自扮猪吃虎式的剧情反转,也有将配角视为游戏中NPC(游戏里非玩家控制的角色)轰杀的畅快,既有因故事而促成的情绪性激发,也带有游戏操控的生理性经验。在传统武侠小说中,一招一式,如“降龙十八掌”“乾坤大挪移”均充满文化意味,现在则是拳碎山岳,掌碎星空,追求游

戏式的视觉惊艳与动作爽感。当然游戏与故事也存在矛盾,比如在游戏中,我们往往对过场动画不屑一顾,快速掠过而沉浸于玩的行为;游戏角色按照故事设计需要表现得无私,但游戏规则又迫使他/她为了游戏收益而变得自私,这就是游戏中所谓“玩叙失调”。这种失调也表现在文学中,比如从角色视野出发,可能对恋人充满深情;但从玩家视野出发,又如同游戏式地只是向其投射欲望的视线。

也就是说,游生代的文学可不只是单纯地讲个故事,同样也有游戏经验的深层渗透,这既体现在作品故事和游戏的结合,也体现在读者能在故事里沉浸与故事外玩耍的自由跳转,这就需从故事与游戏交织、互补与冲突的双向视野来理解。

面对游生代文学的兴起,传统文学批评方法难以准确理解,需要走向文学的游戏批评。首先在观念上要重视数智时代文学的游戏性、游戏功能。游戏功能不能简单等同于审美功能或娱乐功能。审美功能带有较强精英意味,这与游生代文学不能完全对应,娱乐功能则带有被动含义,这与游生代文学活动具有较强的主体性不同。其次在文学的评价标准上,仅从文学性角度去衡量游生代文学是不够的,也需要考虑游戏性。最后,需从游戏角度去分析作品,深入理解游生代文学的特质,尤其是其内部呈现的故事与游戏的结合及矛盾。此时见到他在《文学教育》上发一下?我受宠若惊。小文《生日之痛》很快发表了。2021年初,我把刚完成的小文《姑奶》发他,真诚地请晓苏老师提修改意见,指出下一步努力方向。他很快回复:“这篇散文写得真好,句句含情,字字动心。语言虽然都是口语,但特别有弹性、有张力。从作品的细节中,可以看到作者敏锐的观察力和可贵善良心。”他的指导深入细致,让我深深感动。2023年,我读了咸宁李专主席《幕阜长歌》和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李春雷的《短篇小说文学精选》,发自内心的喜欢,用心写了两篇读后感,先后在《长江从刊》和《长江日报》登载,晓苏老师看到后,又是一番热情鼓励。晓苏老师的鼓励、指导、帮助,让我终生铭记。真正的文学作品,我差距甚远,虽行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湖北省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

别晓苏老师

江清和

学奥秘,再加上语言的恣肆、结构的缠绕,让人如坠烟云,令人望而生畏。晓苏老师的小说不一样,平平静静地、近距离地给你讲述他“看”到的人间真相,或看似荒唐,或近乎夸张,但都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讲的似乎是你,或你的亲戚邻家,普普通通的人间事、人同情、人问话,真切实在。他继承中国叙事传统,语言质朴,读来不累,特别有趣,值得玩味。这才是我们普通读者喜欢的文学作品:拿起来舍不得放下,读了还想读,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晓苏老师正是这样,心中装着凡夫俗子的小欢喜小悲切,心里装着普通读者,是坚持为平民大众书写且为他们喜欢的作家。

后来知道,他会写故事是“有根”的。他常常回到康老家,既是行长子之孝,也是不断把创作之根向故乡泥土深扎。他喜欢邀请亲朋好友聚会,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这也许是他好故事源源不绝、接地气的原因吧。贴紧油菜坡的泥土,他的创作资源才那么茂盛,那么鲜活。

随着接触的深入,我发现晓苏老师不仅会写故事、讲故事,他还是讲“怎么写故事”的高手。他既是作家,拥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与深切体会,又是理论造诣很深的教授,对文学有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作家要热爱生活,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小说首先得有意思,得有趣,得吸引人;他认为故事要一波三折,要不停地折腾主人公,要经过几次转折,不断拓展深化作品的内蕴;他认为要对生活做“减法”,去除没必要的枝叶;他认为作品要重视细节,没有细节的作品是苍白的无力的,等等。

我听过晓苏老师很多场讲座,每次内容都不同,不重复,都有新东西。他讲课不需要提纲,在不紧不慢中娓娓道来,层次分明。他平静地讲,下面竖起耳朵听,不时爆发出笑

由武汉传奇人影视艺术有限公司出品,成龙、彭昱畅、张佳宁领衔主演,潘斌龙、李萍主演的电影《过家家》,于2026年元旦上映。

影片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老房东任继青,把前来武汉为姥姥购买墓地、完成姥姥遗愿的租客钟不凡误认成了自己的儿子。之后,租客钟不凡与保健品销售苏晓月、中介贾爷、邻居金珍姑儿人在同一屋檐下组成了临时家庭,一段“假戏”演成真心的暖心奇遇由此展开。在这个临时家庭里,没有血缘关系的房客,五个非典型的“家人”——传统却带着伤痛过往的老爸、叛逆却内心坚韧的“儿子”、在异乡努力扎根的“儿媳”、圆滑却渴望被真正看见的“领导”,以及始终付出无私大爱的“亲家”——因缘相遇,彼此照见。他们在琐碎日常中碰撞、理解、扶持,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彼此积攒了一份永远无法磨灭的深厚情感。爱在其中静静流淌,将天南地北的人,汇成同一个屋檐下的“我们”。

《过家家》的题旨与题材高度契合:纵观整部影片,戏剧核主题鲜明,始终洋溢着“小大正”(小人物、大情怀、正能量)的主旋律基调。相较于成龙主演的《功夫之王》,《过家家》导演巧妙地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微观叙事,将家国情怀叙事转化为家庭伦理叙事。

生活的海洋中没有绝对的孤立时空,影视剧不可能是对生活的全部搬演,而只能反映某一方面或局部。因此必须巧妙地截取生活片段进行艺术描述;影片开端部分并不纠缠于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问题层面,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态度和方法,迅速将社会话题的叙事层面转化为家庭伦理叙事和亲情叙事,令观众有很强的代入感。

剧情是否有冲突是戏剧核的本质与看点所在。《过家家》对戏剧矛盾冲突看点的把握恰到好处,在看似自然的生活状态中表现出矛盾冲突。这种表面看来松散平淡,不具备特别刺激性的剧作却因其所具有的普遍涵盖性更易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甚至更深层次的理性感悟,正所谓“无戏之戏”;比如剧情中“儿子”在练习举重时与充当教练角色的“父亲”之间所产生的一种矛盾,经过激烈的冲突后达到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实现紧密团结。通过展现两人之间的性格冲突来塑造人物形象,在冲突中展现不同性格的激烈碰撞,最终完成对多种性格的描绘。这种矛盾冲突的把握,是性格逻辑和艺术逻辑的统一,这就是艺术分寸的绝妙所在:将人物的真实与性格的艺术表达相结合,回归到生活常态中。两人之间的冲突是影片的一大焦点;在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思想碰撞中展现情感冲突,并经过激烈的冲突后形成在新的基础上的非血缘亲情,这也让整个影片更加丰满、立体。

双线索是指同一作品中以两条或两条以上线索的不同组合来构成篇章。《过家家》剧情由两条稳定的故事线构成:一条聚焦于“重组家庭”;另一条则是国产亲情电影中的常见元素——阿尔茨海默病。由过去到未来,由当下追溯往昔,这两条截然不同的感情线随着剧情的发展完成了必然的交汇。两条线索均有各自的逻辑进程,又在适当的时空里相互交叉、碰撞抑或局部融合,从而使得剧情更加真实和自然,将影片中所有人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境遇各自展开,却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交叉、融入彼此的人生历程,进而产生更为深广的时代生活内涵。

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国产亲情电影中的常见元素,同类题材作品往往过于注重突出血缘关系中的困境与情感羁绊。而《过家家》却独具匠心,巧妙地展现出更为宏大和更加深入的思考维度,跳出了单纯叙述患者病痛的框架结构。在主题上,“非血缘家人”的守护过程即角色“成长”的过程,并且也隐含着传承传承合剧情模式中的“转”;影片中任爹的记忆逐渐丧失,而特殊家庭成员们选择不计代价,共同为 he 复刻那段结构的“冠军记忆”,只为让他记忆流逝的过程中少一些混淆与痛苦。故事着力展示不同角色的人生感悟和升华。

影片在深层结构上还实现了主副式的主线叙事:对任爹“守护”主题及内涵不仅限于钟不凡、苏晓月,还包括“亲家”金珍姑,以及貌似是“闲笔”的中介贾爷。影片中几组人物关系或多或少都带有情感裂隙,都有难以放下的“执念”,最终通过这段非凡的守护之旅追溯各自的情感记忆,在人生的成长、转变中实现了亲情的弥合。

集主旋律和商业价值于一体的《过家家》突破了常规创作思路,在剧情叙事、人物塑造等方面采用与类型片类似的创作手法,传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主题内涵。影片人物塑造建立在中国式主流情感的表达之上,在完成人物塑造后,并未忽视对主流价值的呈现,而是在传达友情、爱情、亲情的过程中,完成了家国情怀(如赛场争冠所体现的)等主流价值的国际化传播与呈现。在完成共识性情感建立的基础上,电影自然生动地输出以情感为核心的中国价值取向:期盼家国情怀、更渴望亲情。其视角并非只从中国人本身出发,而是在用更高更广的世界视野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影视制作人,山东省青岛市影视家协会协会会员,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以爱之名的守护之旅

陈敬刚